

笔底文化 纸上性情

——品读杨东标先生的书法



方向前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不但为文，还多与书法结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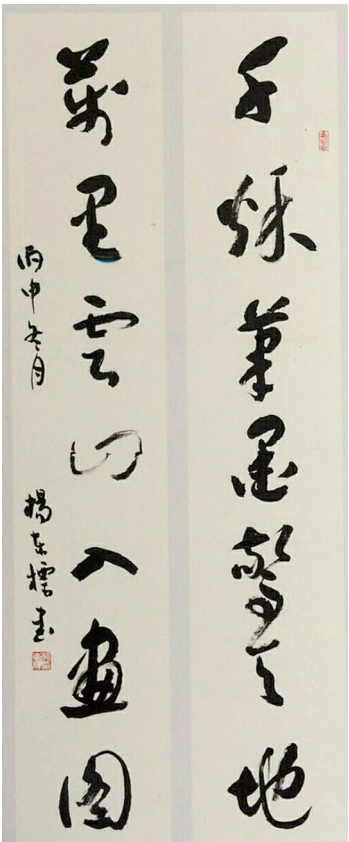
杨东标先生是我所认识的擅长书法，又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一位甬上著名作家。他曾说过：“我是一个文人，做什么都跟‘文’字搭边儿。”杨东标集作家、书家、剧作家于一身，创作、出版过多部文学著作，而且能赋诗作词。近十余年来，光戏剧作品就有十部。他的长篇传记文学《此心光明·王阳明传》，列入国家重点出版工程，被专家学者誉为书写王阳明最好的传记之一。他创作的《宁波赋》，内容丰赡，构架宏阔，辞采华丽，大气如虹，读后令人激情澎湃，在多家报刊上转载，传诵颇广，也成为一些书家喜欢抄写的文本。无论诗词抑或戏剧，这些文学功夫及修养，都给了杨东标先生书法艺术上丰富的营养。历来优秀的书法家都具备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字外功夫，不仅书画印精，诗词文亦佳，所谓“功夫在笔墨之外”。为此，我们可以把杨东标的文学创作成就作为他书法创作的始发点。

品读杨东标先生的书法，直观感受便是格调不俗，作品中处处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息。苏东坡开创性地把书法和学养结合起来，强调“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从此，书卷气及文人气就成为衡量书画作品高下的重要标准。自然，作为作家的杨东标先生不可能像专业书家那样专注于书法的笔墨技法，他在书法创作过程中，更注重即兴随意，自然发挥，这样往往使作品达到无意于工而工的化境，增强了书法作品的表现力，使作品充满了情和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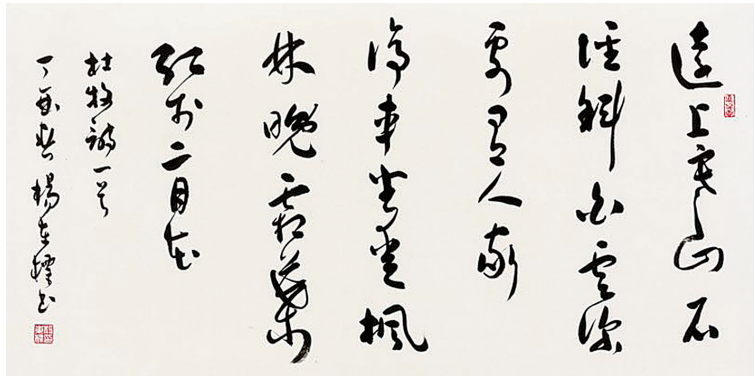
读杨东标的书法作品，我读出了他的纸上性情。“文发乎情，书亦发乎情”。有朋友求字，他通常喜欢自拟句子。自己撰文有个好处，可以让性情跃然纸上。有一次，我看他为朋友写了一幅以漂流为内容的诗，正文完成后，他即即兴下这样的落款：“戊子大暑，偕诸友漂流于奉化大堰，放筏险谷，悬胆湍流，惊喜交叠，为平生之未有，吟成一律并书。”读后，让我感到文气沛然，极有品格。这样的作品要比常规地抄写唐诗宋词，更有意思。

杨东标喜欢喝酒，酒量不大，却几乎每餐必饮。我经常与他小聚，酒后的他，即兴挥毫，状态极佳，仿佛笔端沾了酒气似的，作品的神采、气韵、节奏自然而流畅。他虽然年事渐高，但一点都不显老，良好的身体素质得益于他健康的心态和忙碌而充实的工作。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激情，造就了其书法的生命力与艺术品位。

近几年，杨东标先生的书法又有新的面貌和突破。退休后，他每天挤出时间研墨临帖，短则半小时，长则数小时，深入书法堂奥。他临礼器、张迁，吸收汉



杨东标书法作品（方向前 供图）



碑的古拙厚重，苍茫散远；又学圣教、书谱，对线条、结体作了分析和研习，颇得晋王内涵，又及飘逸沉着。杨东标的行草书法也在原来流畅、自然、洒脱的基础上，增加了朴厚、典雅和静气，既有传统的影子，又有文人书家的自家面目。

现如今，所谓的“书法家”“书法大师”越来越多，而真正有文化修养的书家却少之又少。宋代

著名书家黄庭坚在《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中曾对苏轼书法作过如此评价：“予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由此联想到，我们或许可以从杨东标的书法作品中，得到某种启示。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宁波大学潘天寿艺术学院书法教研室主任、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学术教育委员会主任）



徐剑佩的雕塑人生



记者 汤丹文
摄影 周建平

这段时间，我市泥塑非遗传承人徐剑佩忙并快乐着：作为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全国十大民间艺人，不久前他又获得首届港城工匠的荣誉称号；今年4月，他和他的团队共同创作的《极乐佛》获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他投资的佛教造像艺术博物馆也即将开放……

徐剑佩是鄞州瞻岐人，出生于传统泥塑木雕技艺世家，他是家族里的第五代。父亲徐昌乾曾经负责乡里的木业合作社，在当时的鄞县有“小鲁班”之称。上世纪80年代，天童寺等宁波寺院重修，徐氏家族被迫受邀成了雕塑佛像、修缮古建的主力。15岁的徐剑佩跟着父亲在寺里一待就是五六年，在这里，徐剑佩学得一技傍身，也与佛教造像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天童寺的天王殿进去有一块九龙匾，上面有‘天王殿’三个字，这是我15岁刚做学徒的时候做的。五六年后，我就开始带徒弟了。”说这话时，徐剑佩不无自豪。

出道后，徐剑佩和父亲一起开起徐艺仿古雕塑厂，于是国内外的名山寺院都留下了徐剑佩的身影，他们的产品远销到日本、东南亚和港澳台地区。让徐剑佩最为得意的是为上海东林寺修建千手观音佛像。这尊33米高的造像是目前世界上室内最高的木雕佛像，这一纪录得到了“上海吉尼斯”的认定。“当时，我们克服了许多技术上的难题，而且预算精准。我们明知不能赚什么钱，但还是投了标，做成这件事功德无量。”

五六年前，徐剑佩得到一方六米多长、将近一人高的金丝柚木原木。这块价值70万元的巨木，让他产生了创作一件反映故乡宁波风情的木雕作品的念头。“这个木头形似如意，我原本打算把宁波东南佛国的形象刻画在上面，后来在专家的建议下，我和我的团队在上面密密麻麻雕刻了宁波的各种非遗项目以及行会的场景。这件作品龙首凤尾，象征吉祥如意。”这个名为《博物明州（大如意）》是徐剑佩的工艺代表作，获评“中国原创·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

三十多年来，徐剑佩矢志于佛像造型研究，他遍访洛阳龙门、大同云冈、四川大足等处石雕，对敦煌壁画、山西彩塑都做了精心的研究，甚至到日本京都、奈良研究唐代遗风的佛像和佛教建筑。他告诉记者，其实，宁波的佛像造型艺术在国内非常有名，世界各地许多名山大寺供奉着宁波工匠雕塑的佛像。

“宁波的佛像造型艺术源于余姚陆埠，它有别于福建的彩绘佛像，人物衣纹对称，衣带皱折处必有一条直线，这是它最大的特色。宁波的朱金漆木雕佛像做工更是精致。”

三年前，徐剑佩集35年的体悟与研究，出版了一本《佛教菩萨造像图谱》。二百幅白描作品气韵生动，其中造像犹如“吴带当风”，又似“曹衣出水”。八十五高龄的教授、丰子恺的人室弟子潘文彦与徐剑佩亦师亦友，他如此感叹，这位深藏民间的工匠这么用心，“对佛教仪轨、菩萨衣饰、所持法器都作了细致的考证，面面俱到，光是这点，不知花了多少的年搜集和积累。”按理说，这类类似行业教科书式的图谱，为了避免同业竞争，应该是束之高阁，秘而不宣的。但徐剑佩说，丰子恺说过，“艺术长，人生短”。我留下来的应该就是我的作品。“我把自己的心得公之于社会，我的心意是无私的。”

徐剑佩告诉笔者，作为非遗传承人，他会做到老，学到老。“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如何把这些传统技艺传承下去，融入百姓的生活中去。”日前，徐剑佩自筹资金2000多万元，把近4000平方米厂房改建成佛教造像艺术博物馆。他打算把这里建成历代佛像造型艺术、制作工艺的展示场所，更使之成为一个市民体验传统雕塑技艺的互动基地，免费向社会开放。而让徐剑佩更为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徐侨滨，也继承了他的事业，成了徐家泥塑木雕的第六代传人。

愿你在天堂看见美丽家园

——悼念著名纪录片导演齐柏林



齐柏林生前演讲照

崔海波

上周日，梅雨绵绵，我窝在家里喝茶看书，累了，刷刷微信，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发了一条消息：10日中午约11点56分，台湾导演齐柏林在花莲县拍摄《看见台湾2》时，坠机身亡，他的助手和机师一同遇难。

齐柏林，1964年出生，台湾著名导演，空中生态摄影师。25岁时，齐柏林第一次飞上蓝天，以“神的高度”俯瞰大地，深受震撼，从此立志当高空摄影师。他从事航拍20多年，空中摄影飞行近2000小时，2013年，耗资9000万元新台币、历时5年拍摄完成的《看见台湾》在岛内上映，收获2亿元新台币的票房佳绩，超过了很多商业大片，当年获得第50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这部纪录片“像鸟一样”带着受众俯瞰台湾山河的美丽与哀愁，台东嘉明湖、南投九九峰、花莲玉里稻田、台中高美湿地、台北淡水河口……齐柏林用前所未有的视角，将美轮美奂的台湾风情呈现在受众面前。近几年，这部纪录片陆续在30多个国家公开播映，成为外国人认识台湾的渠道之一。大概在四年前，同事推荐给

我看一部纪录片《鸟目台湾》，也是齐柏林的作品，完成于2012年，虽然影响力不及次年出品的《看见台湾》，但我当时真切地被片中唯美的画面所震撼，连看两遍才过瘾。“鸟目”就是鸟瞰的意思，《鸟目台湾》以航拍为主，地面拍摄的画面很少，评论界认为它“从最接近上帝的位置看家园，呈现出人类不曾看过的台湾至美景色。”

《鸟目台湾》分二十四集，每集三分钟，短小精悍，浓缩精华，很适合快节奏的现代人收看。全片粗分为三大主题，一是人文地景。比如第一集《五月雪 桐花祭》，展示了漫山遍野雪一样美丽纯洁的油桐花，同时介绍了油桐籽可以提取油漆的相关知识；《走向有机茶园》这一集，介绍了台湾的茶农采摘、烘焙茶叶的过程，以连绵起伏的茶园全景为主，其中有几个近景和特写，画面中是被虫子吃掉一半的茶叶嫩芽，解说词里有这么一句：“该给虫吃的，还给它们。”着实令人回味。《仿佛外太空的蚵田》表现了台湾渔民在海上养殖、采收蚵仔的场景。蚵仔就是牡蛎，一望无际的蚵田、海牛拉车的场景、堆积如山的蚵壳都是

我从未见过的景观，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当然，《鸟目台湾》在惊艳家园美丽的同时，也流露出对现状的担忧和深层次的反省，该片第二大主题是“地方产业”，这一部分更多流露出来的是思虑。《槟榔，满山都是菁仔业》，介绍了台湾中南部满坑满谷的槟榔树给当地农民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大规模的种植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水田 台湾最广阔的湿地》一集，讲的是台湾的水稻种植业，该片对农民老龄化、年轻人不愿意务农的现状深表担忧；《日月潭的最后华丽》和《清境，高山上的惊叹号》两个短片，在介绍美丽风光的同时，也袒露了过度开发的旅游业对环境造成的伤害。《鸟目台湾》的第三大主题探讨的是能源问题，比如《绿能革命的火车头——绿建筑》，介绍的是台湾一些新建的楼房利用太阳能的成功案例，由此探索城市建设“绿色、环保、低碳”的发展道路……

记得看完《鸟目台湾》以后，我们电视台栏目组的几个同事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讨论着要拍摄一部《看见鄞州》。当时台里刚好买来一架航拍器，于是，列提纲订计划，花了大半年时间，飞遍鄞州的山水水。跟齐柏林的直升机航拍比起来，我们的无人机航拍实属小打小闹，也曾出现过几次小意外，当时着实把大家吓得不轻。记忆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在冬天，我们到东钱湖拍湖景，充得满满的电池在零下八度的条件下突然没电了，航拍器升空不久就不听使唤，直

直地从半空中掉落下来，幸亏是在草地上，要是落在湖中心就遭殃了；还有一次是在晴江岸，看上去半空中没有任何障碍物，于是就放心地让航拍器飞了出去，而事实上，远处横着一根肉眼看不见的电线，航拍器飞过去的时候，恰好撞上电线，就像是割喉一样，摄像头被割落，直直地掉进水里。我们几个人顿时傻了眼，好在水不深，也清澈，摄像

头很快就捞上来了，且无大碍。看过美不胜收的《鸟目台湾》和《看见台湾》，我对齐柏林的《看见台湾2》自然是很期待的。前几天刚看过一篇报道，说是本月8日，《看见台湾2》举行开机仪式，这部纪录片预计花1年半时间、斥资1亿元台币。现场有记者问齐柏林，为何要坚持亲自拍摄而不用无人机？齐柏林回答说，无人机镜头语言比较单调，

画质上有落差，“这个落差就我追求影像品质的角度来讲，其实会有点过不去。”对于一个追求完美的摄影师来说，他不允许自己的作品有一点遗憾。有谁能想到，两天后，齐柏林53岁的生命定格在了“看见台湾”的路中……

梅雨潇潇，我将齐柏林的代表作《看见台湾》找来重看一遍，愿他在天堂里仍能看见美丽家园。



图为纪录片《看见台湾》中的一个镜头。

（崔海波视频截图）